



###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

## 察拉乡之别

□宋建峰

到达昌都察雅县两天后，一个万里晴空的上空，在覃波的陪同下，我和徐坤、张亮一起赴察拉乡调研援藏项目的推进情况，也算是重庆市两批次援藏工作的交接。

1994年开始，重庆对口支援西藏昌都。今年7月中旬，第九批和第十批援藏干部人员进行了集中轮换。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干部共106人，服务地区为昌都市及所辖察雅、芒康、类乌齐三县。

就这样，我成了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察雅县工作队的一员。覃波是第九批察雅县工作队领队，徐坤和张亮是我们此次的领队和副领队。

察拉乡，隶属于察雅县，距县城69公里，平均海拔4010米，藏语的意思是“盐山谷口”，与昌都市左贡县美玉乡、察雅县卡贡乡接壤。乡辖区内高山簇拥，农业为主牧业为辅。

察拉乡共辖5个村，乡政府所在地为卡达村。从县城开车过去近一小时左右，盘山公路段居多。沿途的美景让初来乍到的我们目不暇接，远处雪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清澈透凉，潺潺的溪流泛着白花，像一条条飘动的哈达。

车行山崖边，一旁的澜沧江粗犷浑浊而湍急多险。奔腾的澜沧江穿梭于高山峡谷间，昼夜不息，滋润着察雅大地，也滋养着藏东万物生灵。

乡党委书记惠飞和乡长大强早已在乡政府门口等着我们，一见覃波，二人露出了

久违的笑容，他们一边走一边向我们介绍援建察拉乡环境改造项目的实施情况。落座前，按藏族迎客之礼，当地人给徐坤和张亮两位领队献上了洁白的哈达。在覃波看来，眼前的一切和3年前他刚到察拉乡的那一幕，是多么的相似和熟悉，仿佛还在昨天。

在乡政府接待室，3位领队和惠飞、大强巴聊起了察拉乡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。热情的洛曲姑娘端来了一壶清茶，藏语称之为“甲国”——用铝壶将水烧开放入茶叶，再放适量的食盐调制而成清茶，一般是为方便外出劳动或出行旅途中饮用。又一说法是以前西藏蔬菜少，只能靠茶水补充维生素，再添点食盐以缓解疲劳。初尝之，清香咸涩。再尝，令人难忘。

为实地了解村民的生活情况，我们来到海拔近4200米的察拉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居住点，村委会就设在此处。此时县城夏日炎炎，村委会办公室里竟然还烤着柴火，不难想象凛冬之季这里是怎样的冰天雪地景象。

察拉乡是覃波联系的乡，每年3月，作为县领导他都要驻乡半个月。3月的察拉乡仍处于冬季，覃波回忆，在这里他每晚睡觉要盖两床被子还要烤火，高寒缺氧，每天晨起他总是昏沉沉的。但是，缺氧不缺精神，他没有退缩，与群众同吃同住共进退。

村两委基本上是当地的藏族干部，大部分穿着藏服，戴着帽子。藏族的帽子有好多种，常见的有男女皆宜的大沿帽。之

前在乡政府，我便看到一位身穿黄色绸缎藏服的青年女士头戴一顶黑色大沿礼帽，藏韵十足，给人印象颇深。

大家面对面坐成两排，畅谈村里的变化及发展，感慨感恩国家对藏族同胞的关爱和党的各项惠民好政策。

我们从察拉村返回乡政府，途中路过一块平坦的草坝，地上铺着些色彩各异的卡垫，察拉乡的部分干群好像特意在等着我们一样。

我们一行人来到草坝上落座，围成一圈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端来了早上刚挤的牦牛奶。人群外，绿草青青，溪水淙淙，一头黑色的牦牛惬意地咀嚼着这个季节特供的鲜草；人群里，笑语声声，其乐融融，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。

惠飞是汉族人，自称“援二代”。他的父亲上世纪70年代就从陕西来支援西藏建设，后来没走，一直干到退休，因此一家人都留在了西藏。

从昌都到察雅，这一路走来我无不受受到汉藏民族的团结和融合。后来，在我

此次援藏工作的察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我见到了一份工作名单，名单里，汉族名字与藏族名字错落排列相互映衬，成为汉藏一家亲的有力见证。

岁月缱绻，感蕤生香。虽与覃波相识不久，但从他的言谈举止间，我渐渐体会到一种巴渝和康巴汉子相融的特质。

3年来，晴雨交加，覃波走遍了察雅县的角角落落，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援藏的各项

工作。覃波带头领唱了一首《心中的昌都》：“蓝天丽日啊一片阳光，总是那么亲切啊那么亲切……啊昌都，熟悉的昌都……那就是无限爱恋。”嘹亮的歌声将草坝恳谈推向了高潮，也唱出了覃波心中的不舍。

他即将告别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昌都，离开为之奋斗3年的察雅，回到素有“海棠香国”之称的家乡重庆大足。

察拉乡的干群知道覃波援藏任满，不舍之情难以言表，纷纷抢着给覃波献上哈达。看来这途中的安排，是早已准备好了的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

无论是海棠香国的大足石刻还是察雅县的仁达摩崖造像，一直在覃波的心里交相辉映着。3年援藏行，一生高原情。他在援藏路上履践致远，将传递汉藏友谊的接力棒成功地交给了下一批接力者，默默地祝福着渝昌两地人民扎西德勒。

潮头登高再击桨，无边胜景在前方。察拉乡之别，亦是美好的开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队员）

## 你是一所育人的学校

□陈利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还刚记事时，每次乘公交车路过解放西路66号时，大人们就会向我介绍：“勒，就是重庆日报大楼。”如果是晚上路过，这里永远是灯火通明的。就是这平常不起眼的瞬间记忆，却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1986年8月，一次阴差阳错的机会，我从一名汽车维修工转身变为一家大型国企的企业报编辑。一个愣头青、门外汉，就这样跟踉跄跄撞进了新闻圈。企业报的一位老编辑对我们新来的5个年轻人说：“先不急，先熟悉报纸的各个要素。”于是，他随手拿起一张《重庆日报》，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起什么是报头、头条、报眼，什么是单栏、两栏、分栏、三破一栏，什么是专栏集纳，题花、线条的作用和如何运用等等。

讲完之后，老编辑又拿出一张印有《重庆日报》字样的版样纸（上面全是分成栏的小方框），说道：“每个小方框代表一个字或标点符号，编辑要把修改好的稿件放在规定的区域内，文章的字数与划定的区域方框数量要基本凑合上，字数多了少了都不行。”

就这样，每天的《重庆日报》和版样纸，成为我们这帮从未接触过新闻专业知识的年轻人唯一的“教科书”。每天只要报纸一到，我们就对《重庆日报》每一版，每一篇稿件是如何编排处理的，进行仔细的揣摩。我们甚至对《重庆日报》上某篇稿件的字数进行计算，然后再在版样纸上“依葫芦画瓢”，领悟其无声的版面语言。

在《重庆日报》无声的示范与教育下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们都能够独立承担起企业报各版的编辑工作了。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，为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新闻采写水平，《重庆日报》再次成为我的“教材”。

我们企业在市中区外180多公里外的大山里，进一次城去重庆日报社要乘车七八个小时，甚至更长时间；要电话联系报社吧，只有靠单位总机一级一级转接，非常困难。

我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函授课和自己进行各种专业书籍的学习，就是不停地写稿投稿。如果要问我投了多少稿？我完全记不清了，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钢笔字写得最好、最潇洒的字是：重庆市中区解放西路66号重庆日报社。

我发表在《重庆日报》上的第一篇稿件是《松藻矿改扩建工程投产》，在1987年7月28日第一版要闻版上，字数100多字。后来听报社的记者说，能上日报一版的“小豆腐块”消息，说明稿件的重要性和新闻性强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又开始漫长的写稿与投稿，再写稿再投稿。终于有一天，《重庆日报》编辑部来了一封信，对我的一篇关于党风建设的投稿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并告之修改后再寄到报社的工交部。至于这篇编辑叫什么，我至今不知。

那一刻，我简直如获至宝，因为没有电话当面沟通，我把来信反复阅读了好几遍，字斟句酌每一句话的含义，又查阅《重庆日报》往期发表过的类似稿件，大起胆子、放开思路进行修改，然后怀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心情，把稿子折叠规矩，在牛皮信封上写下一行漂亮的钢笔字，小心翼翼投进邮筒，并且还回头看了看邮筒，生怕有什么疏漏。

过了几天，《重庆日报》1988年8月9日二版头条刊发了我修改后的消息《逢春煤矿实行党风建设接待日》。当我拿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时，心里的亢奋和激动无法用文字表达。多少宣传干事和通讯员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，我却这么快就实现了！

在随后的多年时间里，我采写的稿件基本上告别了“豆腐块”时代，先后有《松藻矿务局把职工党校办成大熔炉》《松藻矿务局售煤百万吨，不乱涨一分》《劳务姑娘飞回矿过年》等稿件发表在《重庆日报》一版。

在任对外新闻干事期间，我先后在《重庆日报》上发表消息、通讯、新闻图片等稿件近70多篇。在这些发表的稿件中，有多篇获得重庆市好新闻奖。

获奖以后，我渐渐领悟到好新闻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。虽然没有老师当面传授真经，但没有见过面的报社编辑老师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。

正是有《重庆日报》这所好学校、好课堂、好老师，把我从一个“门外汉”引上了新闻专业道路。1991年我被破格评为新闻专业记者职称（中级），2019年又顺利评为教授级高级政工师。

与《重庆日报》结缘，我深深地感到：你是一所育人的学校，是一所培训新闻人的学校，是“全党办报、群众办报”的践行者。祝愿你在新媒体时代、融媒体时代书写出更多的传奇篇章。

□黄海子

今年特别热，老邓邀我去消暑。我住在老邓非常有特色的民宿院子里，老邓忙完手里的活，来院子里陪我说话。

月光下，黛黑起伏的山峦上，明月静谧，天空清明，整个夜就是偌大的一幅水墨。我们闲聊着，夜就深了，老邓没有睡意，还在对我说：“我就想用我这双手，将山里这些水竹，都划成篾片。”

我知道，老邓是要用这些篾片来编织山里的每一段光阴，每一处景致——它们或许是大雪封山时房屋上升起的炊烟；开春后叮咚的溪流和满山的新芽野花；入夏后被鸟叫得空灵的山；秋天夜里被山风吹净的明月……总之，这山里的一切，他都要把它们编进他的竹席里，让买他竹席的人看一眼就稀奇上这里。

老邓与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滚子坪山里认识的。

滚子坪在娄山脉的末端，山高林密，人烟稀少。很多年前这里是相当贫困的地方。这些年通过人们不懈的努力，滚子坪被打造成了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的一处避暑胜地。

认识老邓，是因为我到滚子坪工作。那年夏天，我把从家里带来的竹席拿出来铺到床上以备消暑用，却发现竹席已经破旧，需要换新竹席了。山里人告诉我，在山里，编竹席手艺过硬的，唯老邓。老邓身材矮小，黧黑，岁数并不大，只因相貌显得老成，因此山里人叫他老邓。

我向老邓买竹席的时候，老邓对我说：

“我这儿只卖水竹席，其他竹席没有。”我对竹席并没什么概念，只要是竹子编的竹席，我都认可。但听了老邓的话，我有些好奇：“还有别的竹子编的席子？”老邓并不搭我的话，自顾自地编织手里的竹席。

我有些尴尬，想找话说，见老邓并没有搭理我的意思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开口。好半天，老邓好像突然想起我是来买竹席的，才又抬头问我：“你买不买？”我赶紧搭话，说：“买。”他继续问我：“好宽好长？”

我一时不知道他问的宽长是指的什么，就没有回答。见我无回答，他就又不说话了，继续编他的席子。见老邓不再理我，我莫名有些不快，转身走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碰到叫我去老邓家买竹席的山民，他见我空手而回，忙问道：“怎么没买？是瞧不上他编的席子么？”

我把在老邓那里的遭遇说了。他一听，居然脸上堆起了笑容，仿佛路边怒开的野山茶。他一边笑，一边对我说：“这个老邓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他生性腼腆，生人面前是不多话的。走，我陪你去买。”受不住他的热情，我与他重新踏上了买竹席的路。

路上，他告诉我，这山里的人家都穷，但老邓更穷。他早到结婚的年纪了，因为穷，所以还单身着。老邓在家排行老四，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。前些年两个哥哥激

烈要求分家，就把老邓分出来了。老邓吃身材矮小的亏，对打理事务的事，很是吃力。幸亏他以前跟了个师傅，学了编竹席的活，才凭着这小手艺艰难地养活着自己。山里人知道他的状况，皆帮帮他，有买席子的，都介绍给他。

我很好奇：“为什么老邓说只卖水竹席？”他说：“用来编席子的竹子有很多，有慈竹、凤竹、斑竹等。但是这些竹子的韧性都差，用它们编的竹席，不吸汗不耐用，没几年就坏了。水竹席就不一样，不但韧性好而且更吸汗，就是用篾刀把篾片划得比纸薄，它也能用得很久。一床好的水竹席，可以传几代人呢。”

为了印证说的是事实，他接着说：“我床上铺的那床席子，就是水竹编的。那是我曾祖留下来的，油浸浸的色，一看就是老古董。夏天铺在床上，人粘着就津津的凉，酷暑给人的燥，躺进竹席里就没了。”他说完顺手一指路边的竹子说：“这水竹贱得很，有土的地方它就能活。砍了生，生了砍，砍不绝。用做柴烧都嫌它不熬灶，但打竹席却是最好的东西。”

我在老邓那里买了一床水竹席，果然睡起凉爽得很。后来，我也经常介绍人去买，和老邓就慢慢熟络了。再后来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离开了滚子坪。这一去就是很多年。

## 编竹席的人



瓶花 2021.7.10 (纸本 工笔画)

刘明孝

## 护林员老向

□陈劲

盛夏时节，万盛经开区方家山的护林人依然在野外巡查。

早晨6点，护林员向忠禄已经吃好了早饭。穿马甲、戴袖章、挎背包，骑上摩托车，他迎着朝霞出门了。富有磁性的喇叭声紧随其后：保护好森林就是保护好我们的眼睛……

“老向，你总是这样早哩！太阳大，多注意点。”路上，老向遇到了晨练的人。他总是这个点出门，一来二去，大家对他都挺熟悉了。老向轻点刹车，一边回迎，一边询问前面几公里处两棵树观景台的人流情况。

“你放一千个心，政府的防火令我们牢记心中，况且你那‘大声公’老远就听得见，有什么情况我们也看着呢。”人群围拢过来，有的人笑呵呵地指着老向车屁股上绑着的森林防火宣传喇叭，有的人拿出手机扫着老向胸前戴着的“防火码”。

方家山，位于万盛经开区万东镇，是万盛城区的天然屏障，山高林密，景色宜人，核心区域面积130余公顷，除盘山公路和健身步道外，其余均为森林覆盖。自从两棵树观景台成了新晋打卡地以来，不少市民慕名而来。

向忠禄在方家山清凉的晨风中缓慢行驶着。参加护林工作十多年了，他早将自己融入这片养育他的土地。方家山哪里有水井、水量如何，哪里有酸枣树、果味怎么样，哪里的黄葛树是何时种的，哪里的枫叶最好看，他都了然于胸。

在他心里，方家山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，更是庇护家乡人民的母亲山。

摩托车驶上山顶路面，左边有叉道通山林深处，右边前面公路护坡悬挂的标语有些松动。老向靠边停下，拿出工具包，取出锤子整理加固。

稍后，老向拿着镰刀，斜挎水壶，猫身进入密林小道探寻起来。密林深处，会偶遇蛇、野鸡、竹鸡等。他警惕着，也仔细地巡查路面和山体是否有松动滑坡迹象、树木荒草是否有折枝或干枯。

上个月，他遇到一条近似小碗粗的灰蛇出洞晒太阳，吓了一大跳。前几天，他又遇到一对竹鸡，听到动静竹鸡迅疾飞走，老向用镰刀探看，发现了5只还未睁眼的幼仔，原来那是一处竹鸡窝，他马上找来树枝加固。但他第二天再来，却发现竹鸡已不见了踪影。“但愿它们能重新团聚。”老向喃喃自语。

不觉间，老向已走过多处山湾。逐渐偏中的太阳光也透进树林，拥抱着五色草野，挤得无名枝桠弯了腰、树叶卷了毛。陡增的气温蒸腾着万物，老向裸露的皮肤开始隐隐作痛，汗水让迷彩服贴紧了衣背。

他擦擦满脸的汗水，与另外两位护林员张怀平、杨文明通了电话，沟通了一下彼此巡山的情况，才又回到公路，驱车驶向两棵树观景台。

中午短暂休息后，下午2点半，老向头顶烈日，沿着上午的巡山路径，再次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护林故事。